

# 語絲

期六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報費	本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圖書索引之新法

林語堂

近日注意索引問題者前後相續已不乏一二十人，而其動機不外二種。一為專治字曲編纂排列問題，一為專為圖書索引之便利問題。若沈祖棻，胡慶生，桂質柏，杜定友及最近王雲五之『號碼檢字法』及『四角號碼檢字法』(聞擬于東方雜誌二十三卷第三期發展)及萬國鼎此君在東方同卷第二期所發表，皆足以證明現今談索引問題已成為公共研究問題，普通社會已急切的覺將漢字索引法之需要。

以前所舉各種類皆以字形為主而不離『首筆』之法，惟王雲五之號碼檢字法(分類數畫)及四角號碼檢字法可值得稱為異想天開。若是說如何十分簡便又易學又易行的方法却未有。

我曾發明以『末筆』檢字之法，以末筆類偏旁，後以偏旁類讀字，其主意以在下者及在

右者為標準。無論如何，偏旁(右旁)之一法是我所最相信必要實現。而且不久必會實現的。右旁法係與康熙字典部首正相反，如以『清情端請猜倩』歸右旁青。得右旁自然得所請各字，如此一萬餘字之索引問題可變為一千偏旁之索引問題，將問題減去十分之九，無論此右旁用『書數』『首筆』『末筆』『韻母』『四角』『分類書數』或何法給他分別總是容易。但是此右旁法宜于字典而不合于普通圖書索引，人名索引等，因右旁太多故也。

普通的索引圖書人民索引應另分出討論。個人意見以新韻母分他為最便。因為普通索引與字曲檢字問題不同，一來都是平常字，大家都會念，而二來字數沒有字典多。譬人名索引『宋李王蔡陳』誰也知道讀法，故依韻母歸類，大家可以不學而能，如林屬『因』，李屬『衣』，蔡屬『哀』，陳屬『恩』這都是最明白的。

照羅馬字排音排列實是一法。但是辯聲母

不如辯韻母容易，因為聲母有點抽象(如云抽屬才象屬T)不如放棄聲母單講韻母易懂，(如云抽象『歐』，象屬『央』)較不費分析工夫。而且聲母之次序，在未學過羅馬字者真不容易記得。

所以歸回來，還是用韻母為上策。平水韻之不適用並不是韻母法自身之不適，用乃守古之弊。倘一以京音為主，韻母自無疑惑。

所以惟一的問題是國音新韻之新規定而已。按國音新韻三十六分為開齊合撮特別五類，首三類各十韻，撮口四，特別二，開口即a e 齊齒即i, 合口即o u, 合口四...u, 特別即n。以羅馬字母音之即a e i o u...u七大統系。而且其次序，悉依羅馬字拼音為準。懂羅馬字者直依其拼首求之。不知羅馬字者亦有開齊合撮之舊術以助記憶。且小小三十六韻一表不難

## 本日期錄

圖書索引之新法	林語堂
新生的譯稿與底本	徐祖正
我默詩八首	劉復譯
無題之二	馮文炳
寄S兄妹	彭基相
漢譯韋氏大學字典	彭基相
我們的閒話(六)	豈明

合口類(21—30)				齊齒類(11—20)				開口類(1—10)				檢尋 新韻二十六如本(每五韻成一句)
21	歐	又	ou	11	衣		i	1.	啊	丫	a	
22	烏	X	u	12	亞		Y ia	2.	哀	厉	ai	
23	窪	X	Y ua	13	奄		ㄩ ian	3.	安	ㄩ	an	
24	歪	X	ㄩ uai	14	央		ㄩ iang	4.	盎	ㄩ	ang	
25	彎	X	ㄩ uan	15	天		ㄩ iao	5.	敖	ㄩ	ao	
26	汪	X	ㄩ uang	16	耶		ㄩ ieh	6.	厄	ㄩ	eh(ㄩㄩ併于此)	
27	威	X	ㄩ ui	17	因		ㄩ in	7.	黑	ㄩ	ei	
28	溫	X	ㄩ un	18	英		ㄩ ing	8.	恩	ㄩ	en	
29	翁	X	ㄩ ung	19	幽		X iu	9.	亨	ㄩ	eng	
30	窩	X	ㄩ uo	20	邕		ㄩ iung	10	而	ㄩ	erh	

撮口類(31—34)				特別類(35—36)			
31	於		u	35	之日	ㄩ	ih
32	冤		ㄩ uan	36	資	p	ㄩ
33	約		ㄩ ueh (ㄩ併于此)				
34	暈		ㄩ un				

新書，新論）須能很簡便的分出第二字的次序。同首二字者亦得替他想法子出來，如萬斯同，萬斯大，萬斯年（照韻當「大，年，同」a i u）爾雅正義，爾雅義疏（「，正義，」e，i，）說文聲類說文通訓定聲，說文通檢……亦得分出（「齒，通」e u）；連檢通訓亦有分別，「檢」齊齒i先，「訓」撮口ㄩ後。

這種地方無論是數畫數，數號碼都弄不成功，因為總是迂緩的可怕。通檢，通訓，誰有功夫去算「檢」字幾畫，「訓」字幾畫，再定其先後。

單因為這個緣故，我就相信書目人名索引非用此法不可。

顏目再分平上去入，聲調目再分聲母，但不是平時聲母之分可用不着。

聲母分四類亦易記。四類為「柏得格哲」即 p, t, k ch 四類。一，p, p, m f。二，t, t, n L。三 k k ng h。四 ch (ts) ch (ts) sh (hs) j。

二六，四，二一

### 新生的譯稿與底本

徐祖正

好容易，好容易得到了一部島崎藤村的全集在手。不知想了好久 久的日子。但是化了三十幾塊錢，從郵局裏領了回來，把紙包打開，一本一本檢看一道之後，心中得到的是失望。

藤村全集第一回的刊行預約還在四年餘前，在日本時候知道的。對於心好的作家起了一種沒批評的偏愛似的耽讀，這是我的性癖。藤村就是我那種作家之一。所以心好藤村是在大正七年（民國七年）的暑假讀了連載於東京朝日新聞紙上的新生起的。所以偏愛似的耽讀了藤村乃是以結果為原因，重讀再讀以至三讀四讀成了單行本的新生上下兩卷，以及與新生彷彿是自傳體三部曲的其餘二部的春與櫻桃熟的時候之故。藤村本是先以詩作開拓了道路的人。然而最先吸引住我的是他生之記錄樣的那些散文著作。尤因為對於作者一貫的態度與思想有了共鳴之故——就是淺薄的也能。我以這種淺薄的共鳴，把他重要的著作讀了；把他其餘的紀行與隨筆以及感想等讀了；把他發表在新聞雜誌上的片言隻語讀了。我由此而共鳴他的思想與態度，感銘他的著作與文字，崇敬他的煩惱與為人。這是八九年來我與藤村的交涉經過。計其在最近的二三年來——回國以來，我把他的力作新生起動了翻譯的筆。

藤村不是苟且發表著作的一人。新生上下兩卷差不多費了他兩年光景的歲月。然而這不是說，我以四年光景的歲月去翻譯它是應該的。我知道自己力量不足的羞愧。然而回憶過去二三年來匆忙與焦躁的生活裏，自己還能有這件工作可做，這又差不多要近於感謝。尤其是

前年的暑後與去年的暑前那臥病的一年之間給了我設想到古昔人們寫經那裏的平靜，也是這件翻譯工作。我說翻譯以來有了三二年。其實只是民國十二年南歸的一暑假翻了上卷三分之一。民國十三年暑假南歸中又翻了三分之一。那年的病直到十四年的春方能起來執筆，把上卷餘賸的三分之一翻完，到暑假翻到下卷的三分之一。去年暑中北來後，又翻了三分之一。現在所賸的只有下卷的一小半了。我說得太囉嗦。總之我是自己安慰樣的想到現在只有全體的一小部分工作了；至多再有一暑假，我就可以把新生上下兩卷譯完。關於怎樣出版，我還沒有想定。但我想不苟且的把它校對一下，然後找家忠實些的書舖發行。

回到上文。我也因為想不苟且的把譯稿校對，所以遙遠地從東京託人買了從前自己在日本時所不能買的一部全集。自然是舊書了，從郵局裏取出始覺得失望，乃是舊得太厲害之故。尤其是第十一卷的新生破爛到不能與其餘的相稱。書上面的手垢之外還有潑翻上去的墨水。近來更覺得書籍是我的朋友。費盡心機得來的東西，說是那麼不完全，真教我不能不失望。然而這部全集中獨有別冊是那麼受了撫愛的損傷，也足以想見新生的動人處了。回顧我桌上作我譯稿底本的那兩冊新生也是表紙不全，書頁快要脫落。想到三年前動手翻譯的時候，

那上册還是借用了同居的朋友的。後來用不到能還人的時候，另去買了一冊新的來還他。說到下冊的新生，那還是激勵我做這件工作的一個人特地交給我的。那書本也從東京舊書舖裏買來，表紙不甚完全的了。我這三年間把它單上一張蠟紙；很珍惜的帶來帶去。如今新生的下卷不久終能譯完了。但我已無從去交還這部譯稿的底本。

本再想寫些原著者的經歷與地位。著者島崎藤村在日本新文學中的經歷與地位實在已是不待介紹的了。尤其我對於他不知怎樣寫起。然而今天因為不想再寫什麼。深靜的玻璃窗上映着海棠樹的綠葉。院子裏了香也快開放了。又是春天。我很覺平靜——因之感到幸福去迎接這個春天。想到明年的春天終可以見到我的新生。

三四天前想到了過去的春天，寫下了上面幾段話。昨天聽到啓民先生臥病，我又從日記簿裏抄出來寄他。我的沉默又要為了慰問敬愛的的朋友決破了。要是湊登在他所主稿的話絲上，那末也可以給憶念到的朋友們報告一點新生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

### 我默詩八首

劉復譯

(據 Claude Anet et mirza Muhammad

法文直譯本譯出)

(一五)

這一個煩苦壓着煩苦的世界，  
若然不毀去了一個人，決然不會造出第二個。  
那還沒有進得世界的人若然知道了我們所受的  
苦，  
也就未必願意來了罷。

(三〇)

好像是河裏的水，沙漠裏的風，  
你與我的生命中又過去了一天了。  
只要有得一天我活着，我就  
決不為將來而憂愁，也不為已往而煩苦。

(四四)

有人說喫酒的人該進地獄。  
為什麼要相信這樣的謊？  
若然愛酒與愛愛的人都要進地獄，  
瞧罷！不到明天天堂就要空虛了。

(四六)

玫瑰說：『美不過的是我的臉，  
為什麼造香料的人要拿我去作錢呢？』  
黃鶯回答說：  
『笑了一天哭了一年的是誰呢？』

(五〇)

爲着喫的與喝的，  
你該好好的去掙錢。  
此外全具不相干，  
不要把你寶貴的生命賣去了。

(五四)

瞧瞧玫瑰花見到了晨風開放了；  
黃鶯兒被她的青春鬧醉了。  
我們喝些酒罷，爲的是不知有多多少少的玫瑰  
花，  
又被風吹落在地上化做了灰塵了！

(七一)

要識得的只是往酒店裏去的路，  
要找尋的只是酒與笛與朋友。  
酒杯在手裏，壺瓶在肩上，  
我的愛人啊，我就喝着酒，靜着罷！

(七三)

到得你我都離開了我們的純潔的靈魂了，  
人家便在我们的墳墓上放上二塊磚；  
到得人家要替別人的墳墓上造起磚來了，  
就得把你我變成的灰塵放到模子裏去做坯料  
了。

(一九二六，一八，譯)

無題之一

馮文炳

這是原稿第十一章，與語絲七十三期  
上的三章是一串的，可參看。

讀者，你還肯聽嗎？我把前回的事再接着  
講一講。

他們從家家坟轉頭，先生還沒有回，有幾  
個說回家去吃飯，老四不准，『人家烟囪裏不  
看見出烟哩！』——先生臨走囑咐過他，『吃  
飯的時候，我如果沒有回，可以放學。』

大家氣喘喘的坐在門檻上乘涼。小林披着  
短褂，二個膀子露了出來，順口講一句：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也。』

老四暗地裏又失悔，這一句好文章被小林  
用了去了——本於古文觀止上的黃州快哉亭記  
，曾經一路讀過的。

『姜太公在那裏釣魚！』  
一個是坐在地下，眼望簷前石頭雕的菩  
薩。大家也立刻起來，又蹲下去，一齊望，彷彿真在看釣魚，一聲不響的。

『你猜這邊的那個小孩子是誰？』  
小林的話。

好幾個爭着說：  
『國文上也有，也是挾一本書站在他媽媽  
面前，——孟子，是不是？』

『是的，這典故就做孟母斷機。』

老四倒，屑於屬在一起了，也掉轉眼睛看了一看，終於還是注意姜太公。而王毛兒，跟着小林的「機」字霹靂一聲：

「拳頭一擡，打死一個雞！」

這一喊，大家的腦殼統統偏過來，笑得毛兒無所措手足了，幸而沒有掉出眼淚，——不，決不會有眼淚的，因為他這時簡直不覺到有一個小小的身子站在這塊，給他們的笑吹跑了。然而他之所以那麼一喊，也實在是歡喜，今天早晨，先生教到「除隋亂，創國基」，他覺得非常有趣，雜在許多聲音中高聲的唱，——就是剛纔那樣唱法。（我們鄉音，拳頭的拳讀若除，擡與亂音近。）

這裏乘涼，是再好沒有的。一個大院子，除了一條寬道，大麻石鋪的，從門口起丁字形伸出去，都是野花綠草，——就在石頭縫裏，也還是長了草的。一棵柏樹，周圍四五抱，在門口不遠，樹枝子直推到粉牆，簷前那許多雕刻，有的也在蔭下。石地上影子簇簇，便遮着這一羣小人物。

毛兒在那裏不得開交，小林突然雙手朝地上一撲，——大家也因之轉變了方向了。小林是捉日頭，斑斑駁駁的日光，恰好他面前的一小叢草給照住了，疑心有人在什麼地方打鏡子，——他是打鏡子的能手，常是把姐姐的鏡子拿到太陽地方姐姐臉上打。抬頭——本是

想透過樹頂望，而兩邊只管擺，那日光又正照住要他的眼睛！擺也擺不脫，大家好笑。等到他再低頭，草分成了兩半圓，一半是蔭的，現得分外綠——

「小林，快！快！那邊，紗蠅！」

是老四急促而又吞聲的喊他，喊他捕蜻蜓，——一個大黃蜻蜓，集在那邊草上，只要他朝前一探手，可以捕得夠。

「快！快！」

他循着老四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看見了，但他不動手。

「快點！要飛了！」

不只老四一人喊。

他依然沒有動手，只是看——

「好大的黃眼睛！」

這分明不是說給他的夥計們聽的，而夥計們的催促，他也分明沒有聽見。

大家急的不得了，他接着且拍手，想試一試那眼睛看的是什麼，——或者還逗出牠一聲叫來哩。

「這樣的東西總不叫！」

他很窘的不出聲的說。其實他這時是寂寞，不過他不知道這兩個字是在這場合，——不，「寂」，「寞」他還不能連在一起，他所經驗的古人無有用過而留下他的心眼。看這類動物，在他不同乎看老鼠或看虎，那時他充分

的歡喜，歡喜隨着號笑傾倒出來了。而這，總有什麼餘剩着似的。

老四不耐煩，竄到前面去，蜻蜓却也不讓他捉住，大家都悵望着牠的飛杆，到了看不見，不期然而然的注意那兩個燕子。

院子既大，天又無雲，燕子真足以牽引他們，漸漸飛得近，箭一般的幾乎是要互相擦過。

「好長的尾巴！」小林說。

「燕，候鳥也。」另外一個說。

「你讀得來，講得來嗎？候鳥是怎樣講法呢？」小林問。

「小林，不要想，連忙說出來，燕子同雁那個是秋來春去，春去秋來？」老四說。

小林預備說，嘴一闔，笑起來了，——果然一口氣說不清。

小嘍囉們也都笑，看了小林的笑而笑。

「老四，你是喜歡春天還是喜歡秋天？」小林問。

首先答應的却是王毛兒：

「我喜歡冷天，冷天下雪。」

出乎毛兒的意外，大家不再笑他，他立刻熱鬧了許多，——他的話是信口說出的，剛出口，要連舌頭吞進去纔好。

「我喜歡秋天，」八月初一雁門開，我喜歡看雁。」小林自己說。

「是的，我也喜歡看雁，雁會排字，『或成一字，或成人字』。」另外一個說。

「你看見兩個字一齊排嗎？我看見的，那時我還沒有讀書，就認得這兩個字。」小林說。

「雁教你認的！」老四嘲笑似的說。

「哈哈！」

是大家笑。

小林認識這兩個字，的確可以說是雁教的。六七歲的光景，他跟他的母親下河洗衣，坐在洲上，見了雁，喊母親看。一字形，母親說，「這是一字；」人字形，「這是人字。」母親還說雁可以帶信，他說，「何不叫她多帶幾個呢？省得寫。」後來他同母親看戲，看到汾河灣，那扮薛丁山的同他差不多年紀，問母親，「這麼一個小孩子，會射什麼呢？」母親的心裏已經是一陣陣傷痛，知道丁山將有怎樣的運遇，冷冷的答道，「射雁。」他頓時拉住母親的手，彷彿是母親打發那孩子去的，「雁那隻好的鳥，射牠做什麼呢？」有一回，母親衣洗完了，也坐下沙灘，替他繫鞋帶。遠遠兩排雁飛來，寫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大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重的雲，淡淡的，他兩手撫着母親的髮，儘儘的望。

「老四，你喜歡放野火不呢？」那也要到下半年。」小林又問。

「野火我放過好幾回，我到我外婆家，許多人一路上官山上玩，點起火來滿山紅。」

「那真好玩，——官山上都是坟哩！」

「坟怕什麼呢？墓燒得還好玩些，高高低低的。」

「是的，去年，我記得，天已經黑了，我跟我的姐姐在城外玩，望見對面山上有火，我拉姐姐上城去看，那簡直比玩能燈還好玩。」說到這裏，有一個又在那裏吹起喇叭來了！——只有他的喇意裝在荷包裏，其餘的一到門口就扯散，葉子撒得滿地。

「這許多芭茅葉，不收住，先生回來問哩！」老四說。

各人趕忙拾起。

「拿來我！」

小林斬截的一聲，芭茅都交給了他。他團成一團球，四面望，——向草地跑。

他是跑到那獅子旁邊，——草地上有一對石獅子。

他把芭茅球塞在獅子口裏。

大家又笑。

他看一看獅子的影子，——躺下去了，影子大過他的身子。

老四對大家搖手，叫不要笑，他的意思是。讓小林一個人睡着，他們偷偷的回去。

頑皮的小林，是到他的姐姐來找他吃飯把

他從太陽地下喊醒。

豐明先生：

這一張稿紙只佔去了兩行，於是乎添一點蛇足。

我的名字，算是我的父母對於我的遺產，而且善與人同，我的夥計們當中，已經被我發覺的，有四位是那兩個字，大概都是「缺火」罷，至於「文」，不消說是望其能文。但我一點也不稀罕，——幾乎是一椿恥辱，出在口裏怪不起勁。因此每有所製作，總要替她起一個好聽的名字。「雨天的書」，你說你喜歡，我也非常喜歡，你真是「名家」——現在這一套玩意兒，老是「無題」下去，彷彿欠了一筆責似的，今天把這一章謄寫起來，不禁喜得大叫，得之矣！——「雁字記」，不很好聽嗎？你以為何如？

慚愧得很，這雁字記不知要到二〇二幾年纔能出世，（不至於在陶夢和教授那部大著之後罷）頗費推敲也。

今日何日？「國恥」之日也，（你以為我忘記了日子嗎？不，我可以引一句話來壓倒你，「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是也。「而我猶這樣談閑天，毋乃不知恥？四，八，又要用討厭的名字——文炳。

# 寄S兄妹

基相

S家的兄妹兩個人，從我讀書已有半年多了。在這半年多當中，我們很慚愧雖灌輸給他們一點呆板的與冷酷的智識，但他們轉給我以熱烈的與天真的情愛，兩者權其輕重，我真要叫他們老師了。我們並不是什麼詩人，也不懂得什麼文學；只是感受到真實的情感，常常覺得以一吐為快。

S妹妹在一天早晨忽然和我說，P先生，我們送你一幅畫。我起初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買一幅畫來送我；等我和S妹同回到我一間小屋裏面時候，看見我的書桌上平放一張綉的畫；白色的底子，四圍襯以藍色的花綉，外面罩以長約一尺五寸，寬約一尺的玻璃鏡框，鏡框的周圍是斑竹做的。我一看見了這幅畫的時候，真和劉老老初次會見賈母一樣，嘴裏只是不住的念佛。聽說這幅畫S妹費了有一個多月的工夫，但是我要只為這一個多月的工夫來感謝她，那我真太小而且俗了。畫上面她刺了一句詩，『秋光先到野人家』。我最感謝她的，就是秋『光』『先』到『野人家』。

今天是星期八的下午，S兄定約我到他們家去；我因為沒有事不願去，S兄和他的朋友且君用種種方法替我騙去了。S兄家我去過已

非一次了；這次特別惹我注意的即是他家院子裏面的兩棵丁香。記的去年此時，在清華園的工字廳住着，一早起來就站在丁香花下，在花叢中聽到蜂子嗡嗡的叫聲，使我做了許多甜美的幻想。又我從前任在P大學西齋的時候，我每天早晨六時以前，總要跑到我隔壁的小花園裏面去，小花園中與我最有情感的即是一棵紫色的丁香與一棵白色的丁香；記的有一天早晨，看見那棵紫色的丁香不知為誰折了一大枝，大約無法帶出去，所以那折下來的枝子，仍然掛在樹上，我見了真幾乎急得要流眼淚了。今天S兄要送我一枝丁香花，我雖知道在樹上劈下來一枝花，這種罪惡真與戕殺一個天真的青年一樣；但是人類這種惡劣的佔有究竟驅除不了，所以也就含糊的答應了。S兄比即與高木烈的剪去了，剪下一枝，絕不讓他再剪第二枝；他一枝，二枝，竟剪下來三枝了。我得着三枝丁香，兩枝紅梅，即與S兄笑別了。回來後特找一個花瓶供在我的書棹前面，我每日見着了香，使我能回憶許多甜美的幻想，這大約就是S兄之賜罷。

S兄的母親在去年學校的遊藝會中已見過一面；在那種嚴寒天氣之下，她在身上把衣服脫下來，給我們一位裝演講母親的人穿，至今

思之猶耿耿不忘！今天會見了，更覺得慈愛了。她的每一句話在我心中均印有深深的印痕，這大約是三歲失母的人一種特別的感覺罷。Y君常說我以後絕不忘想做什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和許多天真的孩子相處，真另有一種特別的情趣，就已往的經驗看來，真的有些分相信！我無大志。我只想消磨此生在你們的天真富中。

十五，四，十。

## 漢譯韋氏大學字典

豈明先生：

今天讀了林語堂先生『英語備考之荒謬』一文，引起我一點小小感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真很少沒有笑話的，尤其是字典及辭書一類的書。因為這些書不是一個人編譯的，況且編譯的人及主編的人又沒有一個不存敷衍心的。就以他們出版的那本『漢譯韋氏大學字典』而論，曾因這本字典在上海工部局起了一年多的訴訟，總應當是特別留心了。前天無意中翻一個字，即是荷馬的名著之一的Odyssey。我先看這個字的英文注解還明白，等到我看了中文的譯文，反倒教我糊塗起來了。我現在把這個字的英文注解和中文譯文都抄在下面，讀者就

可以明白了。

Odyssey: 英文註譯 I. An epic poem, attributed to Homer, which describes the ten years' wanderings and adventures of Odysseus (Ulysses) in returning to Ithaca after the Siege of Troy.

中文譯文 Homer所作描寫Odysseus於圍攻Troy敘事詩，世人以為係回歸Ithaca時十年中之漂泊與冒險。

英文注釋 2 A long wandering or Series of travels.

中文譯文 長時間之漂泊或累須旅行。

我真不懂這是怎樣翻譯法的，不論與原文對不對，即是就中文而論也實在欠通。至於讀到專門標音問題，毋怪更可笑話百出了。不過林先生最後似乎怪『編譯者』，並不是

因為我曾在商務做過幾個月的『編譯者』，有意來替他們迴護。『編譯者』誠然是罪無可恕，然而林先生要明白商務的大股東老板（這兩個字在南方是尊重人的意思，並不像北京有罵人的意思，請商務的股東勿誤會。）對於『編譯者』的刻薄，也就要有一點寬恕心了，每天最好的時間都讓他佔去了，（因為每日六小時的工作，上午是九至十二，下午是一至四。）並且還要限定字數，其餘對於同事不能敷衍，對於股東要沒有人情，飯碗還是靠不住。所以我以為『編譯者』固當攻擊；而尤其要攻擊的是商務的根本制度。他們這種制度一日不改，老實說，即絕不會編譯什麼好的東西出來的。

我很不願意挑剔人家，尤其關於譯書的事；今天因見林先生的這篇文章，遂觸動我的感想。其實即是這本『漢譯韋氏字典』中的錯誤，真指不勝指，我這不過是一個例子了。

彭基相上、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附註：我根據的這本『韋氏大學字典』是商務在十二年五月出版的，編譯者都是所謂名流偉人。

### 我們的閑話

六  
民八安福專政的時候，我的一位朋友合肥力君每日見人必痛罵他的同鄉某巨公及其一切

狗腿。一日又罵安福魚們，忽喟然曰

「其實也難怪這些混賬王八旦！倘若我出錢養了他們，還要這樣地胡鬧，那麼真非一個個都宰了不可；現在我既沒有錢養活他們，也只好讓他們自己去逃掙混事。」

不意今天見某君的一篇文章，裏邊也有彷彿類似的文章：

「既然『章士釗只須經手一千塊的津貼便可分設一家白話老虎報於最高學府』，自命非文妖的人何不出出二千元或三千元將『白話老虎報』收買過去，也免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

力君的意思我是明瞭的，但某君是替現代評論及陳源抱不平的人，他這樣說，不知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是不懂什麼「西辣」的，看不出有什麼言外之意，我只能如字直解。我覺得這四行話真把現代評論挖苦透了，——認定這在北京，不，中國最公正的週刊是可以買進來賣出去的，正如力君的話把安福之魚挖苦透了。一般。不過，仔細玩味輿論之表示，彷彿這宗買賣原是常事，而我們的大驚小怪乃是可笑。倘若如此，自然錯在我們。因為誰叫我們沒有這一筆買奴才的錢。（豈）